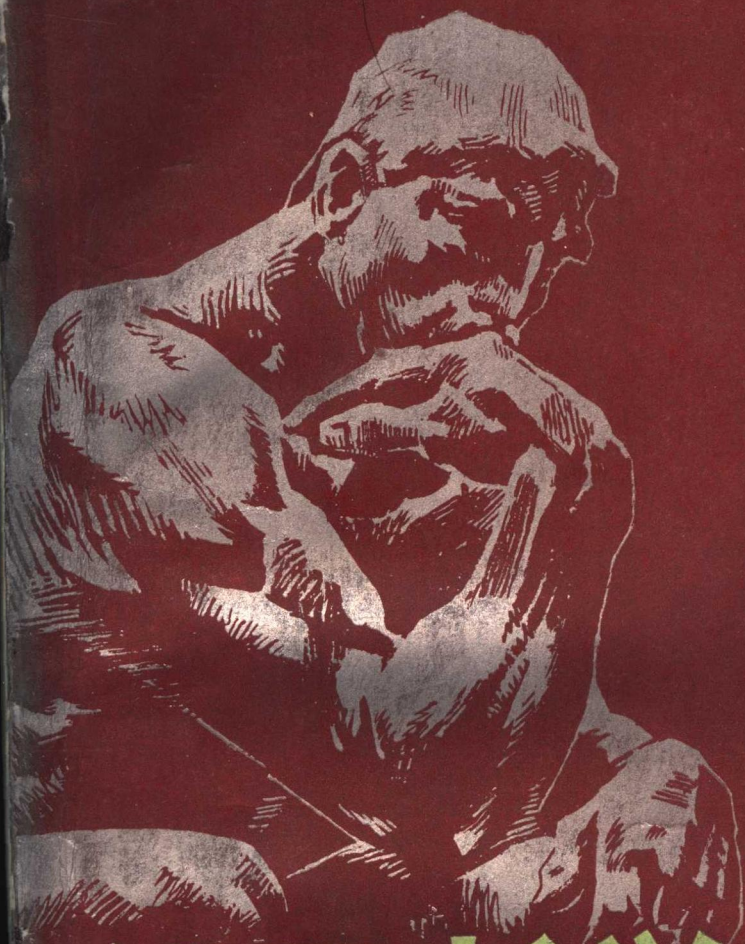




# 外国哲学

10

商务印书馆

# 外国哲学

第十辑

《外国哲学》编委会编

商务印书馆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     |     |     |     |
|-----|-----|-----|-----|
| 王永江 | 田士章 | 朱德生 | 汪子嵩 |
| 李镜璋 | 张义德 | 张世英 | 张显扬 |
| 陈宅清 | 陈启伟 | 武维琴 | 高 崧 |
| 蒋永福 | 黄心川 | 雷永生 |     |

**外 国 哲 学**

**第十 辑**

《外国哲学》编委会编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082-3/B·7

1989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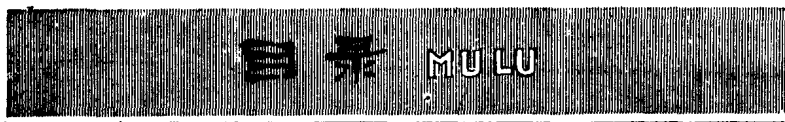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50 千

印数 2,000 册

印张14 插页2

定价: 5.05 元



|                       |      |     |
|-----------------------|------|-----|
| 古希腊哲学基本问题探源·····      | 刘潼福  | 1   |
| <hr/>                 |      |     |
| 关于培根哲学的几个问题·····      | 应鹤声  | 22  |
| 维科的《新科学》和历史哲学的开端····· | 李秋零  | 41  |
| 休谟伦理思想初探·····         | 宋希仁  | 67  |
| 孔狄亚克哲学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  | 邱长弘  | 88  |
| <hr/>                 |      |     |
| 康德怎样批判莱布尼茨的哲学而建立      |      |     |
| 起批判哲学的体系·····         | 陈宣良  | 105 |
| 试论康德认识论的方法·····       | 韩水法  | 119 |
| 作为方法的形而上学             |      |     |
| ——康德的范导理论述评·····      | 罗中枢  | 143 |
| 康德的第一谬误推理释义·····      | 李光程  | 163 |
| 论康德范畴客观演绎对主体和客体统一     |      |     |
| 关系的确立·····            | 温纯如  | 175 |
| <hr/>                 |      |     |
| 费希特范畴学说初探·····        | 谢维和  | 188 |
| 黑格尔论理性·····           | 俞吾金  | 202 |
| 论《精神现象学》中的真理观·····    | 张志伟  | 217 |
| 黑格尔论“国家”·····         | 王  龙 | 240 |

费尔巴哈关于主体的思想.....李晨阳 283

---

略论欧洲哲学史上一般与个别的认识过程.....高文新 312

---

论刘易斯认识论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实质.....彭少敏 340

海德格尔“基础本体论”初探.....初少华 371

皮亚杰、康德时空观对比

——兼论作为认识论的时空范畴.....孙 川 383

---

福泽谕吉文明史观述评.....王守华 卞崇道 399

---

外国哲学译著书目提要(续三)

.....北京图书馆哲学文献研究室 416

补白

罗素论知觉结果(40) 卡斯蒂格略尼谈知识(66) 古留加评述康德

(87)(118) 名人名言(104)、(201)、(370)、(382) 黑格尔论美(142)

金岳霖论知识(162) 书讯(174) 歌德论真理(282) 爱因斯坦话哲学  
(415)

# 古希腊哲学基本问题探源

刘 潼 福

一百年前,被恩格斯称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思维与存在”关系,在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巨大变革面前,其内容和形式正在发生着深层的变革。正如今天对人类本质的深层认识需要从人类的起源中进行考察一样,为了更好认识哲学基本理论在今天变革的本质和趋势,有必要首先弄清“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真正的起源。

## 问题的提出

谈到“思维与存在”的起源,恩格斯曾明确说过:“象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sup>①</sup>也就是说,远古时代的人们由于对自身结构和梦幻景象的无知,逐步形成灵魂不死的观念,并且在与盲目的被人格化的自然力结合之后,发展成为神的观念与现实世界对立。长期以来,我们对“思维与存在”问题的起源没有再作更多的探讨,或许是囿于恩格斯这一结论的缘故吧。事实上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神与自然的对立只是自然宗教意义上的关系,那时哲学还远没有产生。而作为哲学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义。”<sup>①</sup>两个历史阶段之间相隔着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繁荣时期。因此，撇开古希腊哲学，仅仅将原始宗教的蒙昧观念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起源是不够的。因为，“在古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sup>②</sup>毫无疑问，“思维与存在”这样重大的哲学基本问题，在古希腊哲学中也自然会有胚胎和萌芽状态。它们作为人类开始自觉的哲学上的起源，与原始蒙昧的自然宗教的起源显然不会相同。

但是，希腊哲学却与自己时代的宗教和神灵混合一体。在这种混合形式中，作为宗教观念笼罩下盲目的、异己的思维与存在关系，与作为被哲学自觉思考的对象性的思维与存在关系，是无法分割、难以独立表述的。但是为了揭示这种浑沌统一中蕴藏的奥秘，我们不得不作相对的、因而带有某种形而上学不合理性的分割表述。正如马克思对不可分割的商品的有用性及其价值的分割表述只是为了揭示剩余价值的奥秘一样。

## “思维与存在”的两种起源形式

不少哲学史著作在古希腊哲学一开始，就根据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把哲学家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派。这种分法是缺乏历史分析的。

我们知道，在古希腊哲学产生以前，人类的精神已经陷入宗教，对神的崇拜掩盖了人们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古希腊哲学产生的显著特点就是从自然科学角度去探寻世界的本质，不仅是被当作“唯物主义”的米利都学派和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从水、气、火的物质状态中寻找世界本质，而且被当作“唯心主义”哲学的毕达哥拉斯和爱利亚学派，也都从事物数量的关系和动、静的关系中寻找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8页。

世界的本质。这是人类的智慧由宗教的蒙昧状态走向科学的自觉状态的开始。尽管希腊的哲学家们在科学解释不了的时候,仍然会袭用灵魂和神的宗教观念作补充,但从历史的总体上,我们可以说:古希腊自然哲学的产生,在自然宗教面前站起了一个对立面,它们在人类思维进程中构筑起一对新的矛盾,这就是科学和宗教的矛盾。由于科学和宗教各有自己的思维与存在关系,因此,两者构成的新矛盾便是两组思维与存在关系结成的一种复杂系统。当然,在古希腊时期,这对矛盾系统并没有展现出什么规律性,但是古希腊以后科学哲学和宗教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展现的复杂矛盾关系,便足以启示我们从古希腊这一潜在的矛盾关系中去寻找内在逻辑的奥秘了。

为了简单揭示这一矛盾系统的根本规律,我们不得不对其中的两组矛盾分别作出相对的、形而上学的判定:即把早期的古希腊自然哲学看作是追求自然本体的存在哲学(它的思维方面,因为没有上升为哲学的对象,我们暂时不考虑它);把宗教观念看作精神上蒙昧的思维哲学(它的存在方面,由于盲目依附于神灵,也没有上升为独立的对象,我们也暂时不考虑它)。于是,这对新矛盾便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只是它作为笼罩在整个希腊精神之上的异己的关系,是早期希腊哲学家还没有自觉的关系,因而这种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不是以唯物或唯心的具体哲学派别表现出来的,而是以每一派中都渗透的希腊哲学特点与自然宗教特点的矛盾形式表现出来。例如:

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由此被后人规定为唯物主义,但他同时指出,万物都充满着神灵。对于这种矛盾,《西方哲学史》<sup>①</sup>解释说,神是泛指神妙、可贵之意,不一定是自然宗教的神。但这种说明只有一半的可能性,即使这一半确实如此,也不可否认这种神灵之意与自然宗教中将自然力神化的观念是同源的。同样,阿

<sup>①</sup> 全增嘏主编的《西方哲学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4 页。

那克西美尼在把气作为万物本原的时候又把气和灵魂、神联系起来。可见,被认为“唯物”的这一派,同时显现了“唯心”的本体观。再看另一派的毕达哥拉斯,由于明显受到奥尔弗斯神秘教义的影响,他提出了灵魂转世说,后人把它划入唯心主义。但他又明确提出“数”为万物的本原。数虽然比水、气、火等自然存在物较为抽象,但它毕竟是这些存在物之间的客观关系。如恩格斯所说,“把数、即量的规定性,理解为事物的本质。”这种本质自然不应当看作是唯心主义的抽象,它作为一种科学的思考,应该说更接近于客观世界的本体观。同样,爱利亚学派的色诺芬尼把宇宙万物归于唯一的神,后人亦把他们这一派划入唯心主义。但是他的神是在反对流行的宗教观念中建立起来的一神论,这种一神论虽然仍以神的观念出现,但是它却是与客观物质静动关系中的“静”相联系。到了巴门尼德这里,进一步发展成为静止不动的“存在”的本原观念。到了芝诺手里,这种静止不动的存在观念实际上被理解为排斥运动状态的纯粹静止的观念。有人根据巴门尼德的“存在”有主观随意性和反对赫拉克利特物质运动的本体观而认为它是一种唯心主义本体,实际上由芝诺推进的这种静止“存在”,就其本质而言,更接近于十八世纪形而上学的抽象物质观(本文后面将详细论及)。因此说,上述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这两派,同时也显现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本体观。由此可见,早期的古希腊哲学派别并没有明确的唯物或唯心之分。

事实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是在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都被哲学自觉思考以后才形成的哲学派别。因此这种本体上对立的哲学所依据的“思维与存在”关系不可能是上述那种尚未自觉的蒙昧形式,而应当是另一种自觉的形式,只有从这种形式中发展起来的思维与存在关系,才有可能在近代成为“重大的基本的哲学问题”和“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但是这种自觉的思维与存在关系是怎样起源的呢?

如果把古希腊早期哲学与近代哲学作一比较,那么可以发现:古希腊早期哲学在回答世界本原时都兼有神灵和物质存在两个方面,思维与存在两种矛盾的本体采取了共存一体的形态;而近代哲学在回答世界本原时却各执一方,思维与存在的矛盾采取了外部对立的形态。这种由统一形态向对立形态的外化,是一种由对象潜在的蒙昧状态向对象外化的自觉状态的过渡,这正是“思维与存在”关系在哲学上起源的特殊形态。在古希腊哲学中已经出现的这种外化过程,即本文下面论述的重点。到了十九世纪,又出现了“以消除这一对立作为自己的任务”<sup>①</sup>的趋势,即由对立向新的同一转化的趋势,前后正好构成一个大的历史循环现象。这个循环的逻辑起点便从古希腊早期哲学争论的焦点开始。

### 古希腊早期哲学派别的争论焦点

古希腊早期哲学派别之间争论的焦点并不象近代哲学派别那样落在物质和精神何为本体上。因为当时各派哲学对于(新的)自我精神本身还都没有开始去认识,大家都受着旧的自然宗教中灵魂和神的观念所束缚,把这种(旧的)原始精神或多或少地注入到自己的本体观中。因此,在物质和(旧的)精神问题上,大家并没有多大的争论;而在物质和(新的)精神问题上,大家还无法引起争论。他们之间争论的焦点倒是在物质世界的本原及其存在方式上。

初初看来,这种争论似乎与哲学基本问题相去甚远,它并不是针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展开的,而是就存在本身作单方面的展开。<sup>2</sup>然而,只要我们有耐心看下去,就会发现:正是这一存在自身中所争论的问题,逐步外化为存在与思维的本体论之争,成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直接起源。这一线索似乎从逻辑上也可以找出:因

<sup>①</sup>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5页。

为思维作为一种高级的运动,本来属于物质运动的一种形式;而运动,用恩格斯的理解,就是“存在方式”。<sup>①</sup>当古希腊哲学家对世界的本原及其存在方式进行争论时,实际上就是对物质存在及其运动关系的争论。既然思维是运动的高级形式,则对于物质和运动的争论,一旦发展到高级的阶段,会变成物质存在与思维运动的争论,就是自然的了。这正如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出与自己对立的精神力量一样,古希腊哲学家在对存在方面探索到一定阶段时,也产生出自己哲学上的对立面——思维方面。这一哲学史的辩证规律与自然史的辩证规律在逻辑上似乎也是对应的。

现在我们来考察早期古希腊哲学家以物质与运动的关系作为焦点的争论。

古希腊早期哲学的争论焦点,可以说不仅是各派别的焦点,甚至是同一派的不同哲学家之间的焦点。比如米利都学派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以后,因为无法用水解释一切事物运动转化的现象,因此第二位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就否定了具体形态的物质本原而提出了“无限者”作为本原。他认为本原若有固定的性质或形态、有生有灭、有穷有尽、有边有际,那就成为“有限者”了,而有限者因为有种种限制,就不能解释许多自然现象,因而也就不成其为本原了。对于“无限者”的本原,他解释说,这种本原在永恒地运动着,由于运动,本原中分离出各种固定形态的对立物。这里,我们看到阿那克西曼德和泰勒斯的争论之点是在世界本原的有形与无形上,即有限具体的物质形态上还是无限变幻的运动形态上。虽然从现代观点上看来,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当他们各侧重观察某一方面的特征时,这种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两种特性成了不同哲学家争论的本体论焦点。而到了这一派的第三位哲学家阿那克西美尼这里,便把前两位的争论方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1页。

面用“气”本原统一起来。因为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气的变幻无形确实可以被看成是无限的，永恒存在的“无限者”，可它又比“无限者”是更具体的存在物，因此我们可以把他看成是对前两者争论点的综合。以上可见，由物质形态和运动形态的不同特征引起的本体论之争在同一派中已经呈现出一种辩证的发展规律。

毕达哥拉斯派提出数的本原说反对米利都学派的物质本原说，实际上是将米利都派内部发生的争论点扩展开来而已。毕达哥拉斯的数就其最初的形成来看，实质上是运动关系的量的抽象，与米利都派中的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者”相类似，只是“无限者”是一种表达不明的抽象，而毕达哥拉斯则将这种抽象进一步化为数的意识，并归之于“一”。这种由对运动的感觉向数的统一意识抽象的道路确实向后来唯心主义的精神本源靠近了一步，但毕达哥拉斯的数却还不就是唯心主义。这一点黑格尔也有清楚的表述，而毕达哥拉斯自己的一段论述，则更明确地显示出“一”只是运动的统一性，世界万物及后来的精神是从这种统一性中分化出来的。他说：“万物的本原是一。从一产生出二，二是从属于一的不定的质料，一则是原因。从完满的一与不定的二中产生出各种数目；从数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面；从面产生出体；从体产生出感觉所及的一切形体，产生出四种元素：水、火、土、气。这四种元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转化，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sup>①</sup>

在毕达哥拉斯以后鼎盛的赫拉克利特，在世界本原的争论中提出了火为万物之本。这里，他不仅把万物归因于火的运动转化，而且火本身就是充满着运动变化的本原。这样，赫拉克利特的物质本原就比较彻底地包含了运动的概念，它的真理性已经非常接近近代科学的结论了。正因为赫拉克利特比较彻底地看到了物质本体中的运动，达到了物质和运动统一的本质，所以他较为深刻地

<sup>①</sup>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0页。

感到了物质运动的辩证规律,提出了“逻各斯”来表述这种规律。不过,在当时还只能靠灵感来猜测的这种表述,当然无法弄清全部复杂的运动规律。故对“逻各斯”的解释在许多复杂的问题面前,也不得不借助神的观念,如把它说成是“神的法律”等。虽然他提出火就是用来取代灵魂和神的,但当他深入解释世界的时候也无法彻底摆脱神。不过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更多的意义是从毕达哥拉斯的数的逻辑关系中启发而来的。如他把逻各斯说成是善于驾驭一切的智慧,指出“承认‘一切是一’就是智慧的。”<sup>①</sup>这种与毕达哥拉斯万物归一思想的联系,使逻各斯也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为以后的唯心主义所欣赏。实际上赫拉克利特的本体论观点是由火和逻各斯结合而成的,火是对米利都派物质本体观的发展;逻各斯是对毕达哥拉斯派数量本体观的发展。因此,他是继阿那克西美尼之后又一个综合性的本体观,不过他已经是对两个哲学派别的综合了。

以上可见,早期希腊哲学派别争论的焦点并不在自然物质和精神之间,而是在世界本原的物质性和运动性之间。而且这些哲学家围绕这一焦点的争论过程也不是零乱无序的,而是展现了哲学史内在丰富的辩证逻辑规律。<sup>②</sup>这使我们看到哲学史本身的辩证规律实际上是从物质和运动这两种形态的本体观争论中产生出来的。研究物质和运动矛盾的本体观同辩证法的关系,对于辩证法与本体论的真正统一显然是十分重要的。<sup>③</sup>

当然,以上分析的这种关系只是我们今天站在希腊哲学史总体上见到的,对于希腊的哲学家来说还是根本不自觉的。因此,围绕世界本体之物质性和运动性两个方面的不自觉的争论,在赫拉克利特以后并没有结束,相反变得更加激烈,也更加复杂了。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5页。

② 参见《外国哲学》第2辑倪培民的《古希腊哲学史的内在逻辑初探》一文,对此论述详细。

③ 参见《学术月刊》1985年第2期《物质本体观的逻辑悖论与深化途径》一文,对此有详论。

## “存在”本体的矛盾本质

赫拉克利特虽然较以前的哲学家都更好地将本体论和辩证法结合了起来,从本体的物质运动关系中引出了矛盾的辩证观点,也就是说将统一的本体矛盾化了。但这对于当时的希腊人是不可理解的。一方面他的这种本体观固然还没有科学的基础;另一方面人类追求无矛盾性的思维本能也无法适应这种矛盾本原的观点。只要看看形而上学在各个领域尤其在物理学领域长期的、顽固的统治,就不难想象以物理学为主要基础的古希腊哲学家,是如何难以接受赫拉克利特的矛盾本体观。因此,赫拉克利特在当时被世人看作荒诞无稽,而随后的爱利亚派的代表人物巴门尼德则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提出了独一无二、不可分割、永恒不动、无始无终的“存在”本体来取代赫拉克利特“事物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矛盾本体。<sup>①</sup>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常常是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走出了自己绝妙的步伐。巴门尼德无矛盾的“存在”本体虽然主观上是用来反辩证矛盾观的,但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存在”本体的提出恰恰为新的辩证矛盾的产生提供了至少是两个方面的进步:其一,在巴门尼德之前的哲学家,关于世界本原的探讨还只停留在具体物质或运动的形态上,巴门尼德将这种感性形态上升为普遍抽象的本质概念,成为真正哲学上的本体观。其二,这种无矛盾的“存在”本体观从普遍抽象的高度否定了具体形式的矛盾本体观,使具体的矛盾本体观无法再停留在原有水平上去与这种形而上学对抗,而必须要上升到新的高度。因此说,“存在”本体从反面促使了哲学上新

---

<sup>①</sup> 当然,巴门尼德“存在”观的提出,除了思维方法上的逻辑必然性之外,还有政治上反对变动,维护贵族统治的客观原因,这在大多数著作中都有详论,而对于本文,这不是论述的主线,故不再作分析了。

矛盾观的产生。不过这一产生的过程却是戏剧性的，这就是当他的学生芝诺想进一步去证明“存在”只能是“一”不能是“多”，只能是“静”不能是“动”的形而上学内容时，结果与他们的本意完全相反：静止的“存在”本体反而被瓦解了，潜在的新矛盾就在对统一性进行论证的过程中被揭示了！这一证明的逻辑方法就是哲学史上著名的逻辑悖论——芝诺悖论。

哲学史上人们较多地肯定了芝诺悖论对辩证法的贡献，但是很少注意芝诺悖论重新复活的这种辩证法，比之赫拉克利特的原始矛盾辩证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很少研究芝诺悖论从存在本体中为新的辩证法揭示了什么重要的本质以及这种本质对本体论和辩证法完成新的统一的特殊价值。现在我们在芝诺否定“多”和“动”的论述中分别取一个例子来简要研究一下芝诺悖论的本质。

芝诺否定“多”的一个论证是这样的：“若存在物是多，那么就两种可能：甲，存在物是由有体积的单位所构成的，或者说存在物是可以分割的。果然如此，那么每个单位本身也必定是可以分割的，……这样推下去，可推到无穷，也就等于说存在物是无限大的了。乙，存在物是由没有体积的单位所构成的，或者说存在物是不可分割的。不过单位既无体积，这就等于零。零上加零，加至无穷，仍等于零，这也就等于说存在物是无限小的了。所以，存在物若是‘多’，则它就会同时既是无限大又是无限小的，‘小到根本没有大小，大到无限’。这是矛盾的，所以存在物不可能是多。”<sup>①</sup>从这段论证的形式看，芝诺是从概念上揭示了存在的矛盾性，因为概念属思维的形式，故似乎是一种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实际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不是这一悖论的本质，至多反映了这一悖论命题与其他哲学命题的共性方面，而没有把握其特殊性。仔细分析，这一悖论有着三个层次的内容，其真正的本质深深掩埋在一般的思维与存在关系之下。

① 全增嘏主编的《西方哲学史》上册第75页。

第一层次，我们看到芝诺的否定论证是从抽象的“存在”转到具体的“存在物”层次来进行的。但这种具体不是简单地回到水、气等具体感性存在物，而是进到抽象的具体，并在其中进行了矛盾的分析。因此，这种具体存在比巴门尼德的抽象存在更进了一步，如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sup>①</sup>正如结果最接近于种子一样，这一由抽象到具体的进展，就使具体的分析结论不能只是一种纯粹的思维概念，而必须是具体存在物的反映。也就是说，他的分析不能只是任意的主观产物，而必定是有具体根据的表现。事实上，文中的“可以分割”和“零上加零”的“单位构成”逻辑思维形式，只是具体存在物的分化和组合的两种极限运动形式的反映。

第二层次，我们看到，芝诺之所以会以这两种思维形式与存在对立起来，只是因为他从巴门尼德这里继承下来的存在是静止的、统一的世界本体，是不包含运动变化的。但是当巴门尼德未用思维的运动去分析辩驳，单纯把它规定为静止的统一体时，存在是不显露矛盾的，而芝诺一去辨析，它实际上便把分析的思维运动加入对存在的解释之中了。如果说这种分析仅仅只是思维外加给存在的运动而不是“存在”之中的运动，那么这种外加的运动并不会妨碍“存在”本身的静止统一性，因此也就没有与存在对立的内因。正由于这种分析的思维运动实际上是存在物内部的具体运动形式的逻辑反映，所以这种运动才与存在的静止性对立，成为芝诺否认的论据。因此，芝诺的这一本体论悖论的真正本质并不在于思维和存在，而在于存在本体同其内部运动的关系。

第三层次，当存在本体与其内部运动的关系作为芝诺悖论的本质出现时，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发生了。因为即使从现代的科学水平出发，也无法观察到物质和运动的分割，否定存在物的运动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性,把存在物与运动对立似乎是荒唐的。但是,黑格尔看出了芝诺这种对立的深刻性。他说:“至于说有运动,说运动的现象是存在的,——芝诺完全不反对这话;感官确信有运动,正如确信有象<sup>①</sup>一样。在这个意义下,芝诺可以说是从未想到过要否认运动。问题乃在于考察运动的真理性;但运动是不真的,因为它是矛盾的。因此他想要说的乃是:运动不能享有真正的存在。”<sup>②</sup>芝诺之所以认为运动无真理性,固然是他思维的形而上学所至,但是正如集合论的形而上学走到终点便陷入了集合论悖论的辩证矛盾一样,芝诺排斥运动的、静止的存在走到极点便也钻进了自身与运动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深刻性就在于它不是经验直观的产物,而是理性分析的产物,正如商品物与其价值的分离对立不是直观的产物而是理性分析的结果一样,因而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揭示。当然这一切对于芝诺本人还是不自觉的,不过它的含义却是客观潜在的。

现在来看他否认“动”的一个例子。

芝诺否认运动的一个例子是:“飞矢在一定的时间内必存在于与它自身相等的空间里。因此,如果把飞矢在空中运动的过程分为无数个点,则它在每一点上都存在于与它自身相等的空间里。可见,箭的飞动乃是无数静止的总和而不是运动,说飞矢运动是矛盾的。”<sup>③</sup>芝诺这段分析清楚地说明了他并不是否定事物运动的现象,他只是想指出,在表面上看来是运动的事物,其本质也是静止的。这里,他通过极限的方法,确实成功地揭露了由动到静的转化途径。不少哲学史著作仅仅看到他这一分析对极限方法的贡献,却又批评他不懂静与动的矛盾关系,实际上这种批评本身未免有些浮浅。我们知道,现存的矛盾观念本来只是从正与负、阴与阳、静与动这类具体事物的现象中归纳出来的抽象观念,现在反过来从这种抽象观念出发去解释具体的静、动现象,有些著述者非但不意识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281—282页。

② 金增殿主编:《西方哲学史》上册第77页。